

仲长统《述志》诗，允谓奇作，其曰“叛散《五经》，灭弃《风雅》者，得罪于名教甚矣。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，玄虚之风，昌黎志辟异端，而汉三贤赞，统与焉，殆未之察也。

汤伯纪注陶渊明《述酒》诗，定为瘦辞隐语，盖恭帝哀诗。发千古之未发，诸否之黷之，其难解处，亦不敢决，得存疑之意，愚尝有一二管见补之。

“重离照南陆，鸣鸟声相闻。秋草虽未黄，融风久已分。素砾晶修渚，南岳无余云。”汤注：“司马氏出重黎之后，此言晋室南渡，国虽未末，而势之分崩久矣。至于今，则典午之气数遂尽也。素砾未详。修渚疑指江陵。”愚谓以“离”为“黎”，则是陶公故讹其字以相乱。离，南也，午也。重离，典午再造也。止作晋南渡说，自通。《书》“我则鸣，鸟不闻”，陶正用此。鸟指凤凰，此谓南渡之初，一时诸贤犹盛也。砾，小石。修渚，长江，指江左。晶，显也。此承首句离照字言。“素砾”显于江渚，其微已甚；至“南岳无余云”，则气数全尽矣。“豫章抗高门，重华固灵坟”，汤注：“裕始封豫章郡公。‘重华’谓恭帝禅宋也。”愚谓亦寓裕字，恭帝封零陵王，舜冢在零陵九疑，故云尔。裕实篡弑，陶翁岂肯以禅目之。“日中翔河汾”，日中，午也。裕以元熙二年六月废帝，故诗序夏徂秋，亦寓意云。愚尝读《离骚》见屈子闵宗周之陆危，悲身命之将陨，而其赋《元游》之篇曰：“仍羽人于丹丘，留不死之旧乡。”“超无为以至清，与泰初而为邻。”乃欲制形炼魄，排空御风，浮游八极，后天而终。原虽死，犹不死也。陶公此诗，愤其主弑国亡，而末言游仙修炼之适，且以天容永固、彭殤非伦赞其君，极其尊爱之至，以见乱臣贼子，乍起倏灭于天地之间者，何足道哉。陶公胸次冲淡和平，而忠愤激烈，时发其间，得无交战之累乎？洪庆善之论屈子，有曰：“屈原之忧，忧国也；其乐，乐天也。”吾于陶公亦云。

汤公因释《述酒》诗，遂及诸篇，直以暴其心曲，故不泛论，甚简而精。愚读之，偶有所见，附著于后。《赠长沙公族祖》云：“同源分流，人易世疏。慨然寤叹，念兹厥初。礼服遂悠，岁月眇徂，感彼行路，眷然踟躇”云云。苏明允《族谱》引，一篇之意，不出此数语。《命子诗》末句：“亦已焉哉。”郑康成《诫子书》末曰：“若忽忘不识，亦已焉哉。”公正用此语，陆放翁《笔记》云尔。《归鸟》四章。一章“和风”，二章接“清阴”句下，三章“日夕气清”，四章“寒条”，具四时意。《归田园居》第一首：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”古《鸡鸣行》：“鸡鸣高树颠，狗吠深巷中。”陶公全用其语。第二篇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”本杨恽书意。《始作镇军参军

经曲阿》：“被褐欣自得，屡空常晏如。”《五柳先生传》：“短褐穿结，箠瓢屡空。”自何晏注《论语》，以空为虚无，意本《庄子》，前儒多从之。硃子以回赐屡空货殖对言，故以空匮释之。今此以“被褐”对“屡空”。又《饮酒》第十二首：案汤注第九首。“颜生称为仁，荣公言有道。屡空不获年，长饥至于老。”以“屡空”对“长饥”，硃子之意，正与之合。《还旧居》诗：“畴昔家上京。”按上京在今南康郡城外十里，栗里原去郡一舍，则公尝徙于此。前者《移家》诗，居不一处也。《拟古》第二首：“闻有田子泰，节义为士雄。”汤注：“田畴字子泰，北平无终人。”按始畴从刘虞，虞为公孙瓒所害，誓言报讎，卒不能践，而从曹操讨乌桓，节义亦不足称。陶公亦是习闻世俗所尊慕尔。第三首：“仲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。先巢故尚在，相将还旧居。自从分别来，门庭日荒芜。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？”托言不背弃之义。《杂诗》第二首：“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骋。陶翁之志非它，忠愤而已。念此还悲，终晓不能静。”此与《述酒》篇“流泪抱中叹，倾耳听司晨”意同。《读山海经》第一首：“绕屋树扶疏。”汤注：“扶疏本《太玄》。”愚按《燕刺王传》刘向封事，皆有此语，在扬雄前。第十首“刑天舞干戚”，他本误作“形夭无千岁”，曾纮伯容为辨正之。《桃花源记并诗》，洪景卢云：“后人因陶公记诗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，唯韩公有‘渺茫宁知伪与真’云云，不及所以作记之意。窃意桃源之事，以避秦为言；至云无论魏晋，乃寓意刘裕，托之于秦尔。又引胡仁仲诗大略云：“靖节先生绝世人，奈何记伪不考真。先生高步窘末代，雅志不肯为秦民。故作斯文写幽意，要似寰海离风尘。”斯说得之。愚早岁尝题《桃源图》云：“古今所传避秦，如茹芝之老，采药之女，入海之童，往往不少，桃源事未必无，特所记渔父迷不复得路者，有似异境幻界神仙家之云。此韩公所以有是方言。愚观翁慨然叔季，寤寐羲皇，异时所赋‘路若经商山，为我少踌躇。多谢绮与角，精爽今何如’，慕向至矣。其于桃源因所乐闻，故今诗云：‘黄绮之商山，伊人亦云逝。愿言蹑轻风，高举寻吾契。’于此可以知其心，而事之有无，奚足论哉？”颇与前辈之意相发。

予家《渊明集》十卷，卷后有杨休之序录——宋丞相私记及曾纮说《读山海经》误句三条，乾道中，林栗守江州时所刊。第三卷首有序云：“《文选》五臣注渊明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》诗题云：‘渊明诗，晋所作者，皆题年号，入宋所作，但题甲子而已。意者耻事二姓，故以异之。’思悦考渊明之诗，有以题甲子者，始庚子距丙辰，凡十七年间，只九首耳，案集九题诗十一首。皆晋安帝时所作也。中有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》，此年秋，乃为彭泽令，在官八十余日，即解印绶，赋《归去来兮》。后一十

六年庚申，晋禅宋，恭帝元熙二年也。萧得施作传曰：‘自宋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’于渊明之出处，得其实矣。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载，辄耻事二姓，所作诗但题以甲子而自取异哉？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，其所记甲子，盖偶记一时之事耳，后人类而次之，亦非渊明意也。世之好事者，多尚旧说，今因详校，故书于第三卷首，以明五臣之失，且祛来者之惑。”愚按陈振孙伯玉亦云：“有治平三年思悦题。”思悦者，不知何人，今未有考，但其所论甚当而有未尽。且《宋书南史》皆云自宋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，所著文章，皆题其年月，义熙以前，明书晋氏年号，自永初以来，惟云甲子而已。李善注《文选》，渊明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》题下，引《宋书》云云。尽自沈约李延寿皆然，李善亦引之，不独五臣误也。今考渊明文，惟祭程氏妹文书“义熙三年”，《祭从弟敬远文》则云“岁在辛亥，节惟仲秋”，《自祭文》则曰“岁惟丁卯，律中无射”。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，辛亥亦在安帝时，则所谓一时偶记者，信乎得之矣。本传：“江州否则史王弘欲识之，不能致。潜游庐山，弘令其故人庞通之赍酒具，半道栗里邀之。”集中答庞参军四言五言各一首，皆叙邻曲契好，明是此人。又有怨诗示庞主簿者，即参军邪？“半道栗里”，亦可证移家之事。陈氏《书录》称吴仁杰斗南有年谱，张縯季长有辨证，俟见并考之。

周伯弼编《三体诗》，绝句以杜常《华清宫》一首为冠：“行尽江南数十程，晓风残月入华清。朝元阁上西风急，都入长杨作雨声。”按《唐史》及小说诸书，皆无杜常名字。或者以为宋人。然华清宫朝元阁，宋时不存已久，自当为唐人诗无疑。“晓风”，以陈仁《诗统》作“晓乘”为是，下有“西风”字，不应重用也。“长杨”止以树言尔。近有僧圆至，注作长杨宫，在整屋县南。相去辽绝，知其不通，遂谓诗人寓言托讽，皆谬也。且此诗首句“江南”之云，地里已自难晓，故或者以蜀江之南释之，此句亦闲况不切。后两句虽形容空宫凄凉之景，亦非奇语。又用“长杨”字使人致惑，以冠此编，殊未为当。杜牧之《定量州开元寺》诗首句：“松寺曾同一鹤栖。”至注云：“所谓同鹤栖者，恐是与妇人同宿，托名鹤尔。”此尤谬妄。牧之跌宕，人遂以此归之，可发一笑。李洞《送三藏归西域》云：“十万里程多少难，沙中弹舌授降龙。五天到日应头白，月落长安半夜钟。”末句言其始去之时也，至注以为思三藏之时，则味短矣。

殊子《感兴》诗第一篇云：“昆仑大无外，磅礴下深广。阴阳无停机，寒暑互来往。皇羲古神圣，妙契一俯仰。不待窥马图，人文已宣朗。浑然一理贯，昭晰非象罔。珍重无极翁，为我重指掌。”北山何先生曰：“此篇三节，首尾一意。首四句言盈天地间，别无物事，一阴一阳，流行其中，实天地之功用

，品汇之根柢。次六句言伏羲观象设卦，开物成务，建立人极之功。无极翁只是举濂溪之号，犹昔人目范太史为唐鉴翁尔。此篇只是以阴阳为主，后面诸章，亦我是说此者，而诸说推之太过。”蔡仲觉谓“此篇言无极、太极，不知指何语为说太极，况无极乎？太极固是阴阳之理，言阴阳则太极已在其中，若强摭作太极说，则一章语脉，皆贯穿不来。此等言语混糅，最说理之大病。”第二篇云：“吾观阴阳化，升降八纮中。前瞻既无始，后际那有终。至理谅斯存，万世与今同。论证言混沌死，幻语惊盲聋。”勉斋先生曰：“两篇皆是言阴阳，前篇是说横看底，后篇是说直看底，横是上下四方，远近大小，此理拍塞，无一处不周，无一物不到，直是上自开辟以来，下至千万世之后，只是这物事流行不息。”而蔡氏反以勉斋之说为不然，使二篇果为太极作，勉斋安得无一言以及之乎？或者犹谓一理至理，岂非太极之名？且何先生固已言太极是阴阳之理，但全篇章指，非说太极耳。蔡氏乃以次篇为说，动而阳，静而阴，尤不可通。又第十四章元亨利贞，因诚字万化原字，诸公又以为说太极。窃谓此言天道元亨利贞，非诚则无有，而人之五性，实以此存。世人逞其私见，穿以为知，不顺乎自然，故道愈昏而不可见。若山林之士，幽寂探索，反得其原，此指先天太极图之传，出于隐者也。盖上篇言圣贤操存之要，无非践竹，下篇言异端词藻之害道，故于此发明其旨，亦不必深为之说也。

卫武公《抑戒宾筵》二诗，极言荒湛之失，本以刺王，而引以自归。至于丧乱回遘等语，皆所不讳，盖所以致其警戒之切尔，旧序之言为是。韦苏州《逢杨开府》诗云：“少事武皇帝，无赖恃恩私。身作里中横，家藏亡命儿。朝持擣蒲局。暮窃邻家姬。司隶不敢捕，立在白玉墀。骊山风雪夜，长杨羽猎时。一字都不识，饮酒肆顽痴。武皇升仙去，憔悴被人欺。读书事已晚，把笔学题诗。两府始收迹，南宫谬见推。非才果不容，出守抚羸嫠。忽逢杨开府，论书涕俱垂。坐客何由识，惟有故人知。”此盖韦公因见当时三卫恣横，身在其列，故托以自言，亦古人之意。论者遂谓韦少豪纵不羁，晚始折节，所谓对痴人谈梦也。使真为自言，则窃姬之丑，不识字之愚，何至如此历举乎？

崔颢《黄鹤楼》诗，题下自注云：“黄鹤，乃人名也。”其诗云：“昔人已乘白云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”云乘白云，则非乘鹤矣。《图经》载费文祜登仙驾鹤于此，《齐谐志》载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，皆因黄鹤而为之说者，当以颢之自注为正。张南轩辨费文祜事妄，谓黄鹤以山得名，或者山因人而名之欤？李邕《岳麓寺碑》，题江夏黄仙鹤刻，邕书好自刻之，此固邕寓名，然亦可见相传之旧矣。

《北山》诗后三章，“或燕燕居息”以下凡十二句，皆首用“或”字。韩公《南山》诗盖本此。卢仝《放鱼》诗，亦连六句用“或”字。《南山》之作

，全固得于自击也。

方崧卿《韩文举正》后有附录等，哀集后人有及韩公事甚悉，而李商隐读韩诗甚壮伟，独不及载，何也？王伯大所刻本音释中载之。

元微之《连昌宫词》，多重用韵“竹”“速”“录”“屋”“续”等。《渔隐丛话》载古人重用韵甚多，而未及此。

“有客来相问，如何是治生。但存方寸地，留与子孙耕。”此贺水部诗。贺，唐末五代时得道者。东坡以五诗纪其事，详见《汪浮溪集》。名亢，陈后山所为作传者。

沈存中云：“婺州金华山有松石。”陆龟蒙《笠泽丛书》：“松石为琴荐。”姜特立《松石歌》：“壶山柏木不足道，康干节理由人为。”注：“壶山有柏，半化为石，余是坚木。回纥康干河有松，人斫之投水中，三年化为石，节理皆松也。”陆放翁《断碑叹》云“二萧同起南兰陵，正如文叔与伯升。至今人悲大萧死，赍恨不见梁家兴”云云，盖咏萧懿祠堂碑也。懿忠而衍篡，事具史传明甚多而翁误乃如此。又《筹笔驿》云：“一等人间管城子，不堪谗叟作降笺。”按《三国志》谗周为后主画降策，而降表乃却正所为，亦误也。

昔人讥王介甫“残菊飘零满地金”之句，以秋英不比春花落，公引《楚词》为证。或谓“落”，初也，始也，如落成之落。愚谓《楚词》“落英”与“坠落”对言，屈子似非指“落”为“始”者，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。殊子不释“落”字，亦阙疑之意。殊文公赠人诗云：“知君亦念我，相望平声两咨嗟。”今按“望”字作去声读自可；而注平声者，岂以其音之调乎？文公之于诗，其精如此。

辘轳出入用韵，必有奇句乃可，如李师中送唐介诗是也。若句韵建党，用此何为。又必用韵连而声协者，若东冬、寒山、爻豪、清青之类，今人乃间越用之，或一在上平，一在下平，皆非是。

旧作集句，用东坡“庭下已生书带草”句对唐人“马头初见米囊花”，以为的切。近阅张祐诗，有云“碧抽书带草，红节米囊花”，已有此句矣。

旧得黄可玉《江行小藁》，读其《望九峰山》诗云“看山如觅孟万年，君自求之眉睫间。病翁生愁午睡去，舟行失却九峰山。前瞻数点颇銛锐，沿流行程只此是”云云，爱其意新而语佳。后阅程致道北山集望九华山诗序云：“船发大云仓五十里许，顾江南众江中，有数峰奇爽特异，一见即知其为九华，问篙人，果然。”因知褚季野于广会中识孟万年，正应如此，黄岂尝见此邪？不然，则诗人胸次之妙，固有不约而同者。

唐子西诗文皆精确，前辈谓其早及苏门，不在秦晁下。以予评之，规模意

度，殆是陈无己流亚也。世称宋诗人，句律流丽，必曰陈简斋；对偶工切，必曰陆放翁。今子西所作，流布自然，用故事故语，融化深稳，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。《刘后村诗话》尝举十余联，考其集中，盖不胜举也。《春日郊外》诗“水生看欲到垂杨”，绝句“疑此江头有佳句，为君寻取却茫茫”，简斋有“水光忽到树”及“忽有好诗生眼底，安排句法已难寻”之句，非袭用其语，则亦暗合者与。

作诗之妙，实与景遇，则语意自别。古人模写之真，往往后人耳目所未历，故未知其妙耳。甲寅秋，与黄晋卿夜宿杭佑圣观，房墙外有古柏一株，月光隔树，玲珑晃耀。晋卿曰：“此可赋诗。”后阅默成潘公集，有一诗云：“圆月隔高树，举问何以名。镜悬宝丝网，灯晃云母屏。”序称：“因见日未出木表，光景清异，与诸弟约赋。”夜梦人告何不用下二句，乃知此夕发兴，与潘公不殊。又壬戌四月，予过京口，遇谢君植，同登北固，临视大江，风起浪涌，往来帆千百，若凝立不动者，因忆古人“千帆来去风，帆远却如闲”之句，诚佳语也。此类甚多，姑记二条，与朋友所共知者。

大德丙午，师道侍先君在仙居，郭外数里南峰僧寺，山水颇清绝，尝一至焉。寺有监光轩，宋季名士吴諒直翁讲授其上，壁间题刻诗词，甚有佳者，略记三首于后。郭三益诗云：“山光竹影交寒辉，下有碧浸吹涟漪。沙痕隐隐白鸟去，石声凿凿扁舟归。芝兰发香禅味远，云务吐秀人家稀。须知春事不可挽，杜鹃已绕林中飞。”郭南渡后人，尝为令。陈碧栖仁玉骚词云：“怀佳人兮山扃，蹶烟霏兮步轻。蹇独立兮山上，空山无人兮寒松自声。怀佳人兮何许，白云封关兮猿鹤看户。羌有怀兮曷愬，风虚徐兮檐铎语。迟佳人兮未来，聊逍遥兮容与。”陈有文名，以白衣召用，作此时年甚少，盖怀吴諒直翁也。又有徐一初《九日登高摸鱼兒》词盖丙子后作：“对茱萸一年一度，龙山今在何处？参军莫道无勋业，消得从容尊俎。君看取，便破帽飘零，也博名千古。当年幕府，知多少时流，等闲收拾，有个客如许。追往事，满目山河晋土，征鸿又过连羽。登临莫上高层望，怕见故宫禾黍。觞绿醕，浇万斛牢愁，泪阁新亭寸。黄花无语，毕竟是西风□□披拂，犹识旧时主。”亦感慨之作也。

仙居求爱庐先辈说僧清壹诗，略记一二。《寄无著》云：“逢人称宿腊，玄解少人知。俗浊唯贪隐，禅高不碍诗。水连秋杖屨，石上雪须眉。鸡犬添邻曲，还同赋此芝。”《寄万先辈》云：“归从衡岳此身清，老校君书眼倍明。白屋有田供伏腊，青云无梦到公卿。频挑野菜招僧至，少著深衣入郭行。早岁自嗟行役远，失将诗律问先生。”万名哲，字愚公，亦善诗。《中秋寄陈碧栖》云：“秋气清如此，秋花香奈何。人生还健在，月色况明多。有酒君当醉，无愁我欲歌。楼高俯松顶，谁共酌姮娥。”绝句云：“少日时时负百忧，从

人络马与牵牛。中年置此身如竹，荏苒风前得自由。

宋高宗大字草书《杜花》诗云：“秋入幽岩桂影团，香深粟粟照林丹。应随王母瑶池晓，染得朝霞下广寒。”后题复古殿御书。先大父有以碑本作两大幅，挂堂上，盛正卿太傅见之，为考某年月赐某人，以书来言之，后俱不存。天历己巳岁，予过江西南康郡学，见石刻在焉，因摹以归，惜不能记盛公之语，第叹其博识而已。

政和二年三月廿四日，鄜延帅府大阅，即席呈献帅座贾公《岂歌》十首，杨景一：“旌旗风暖飏春晖，的砾寒光照铁衣。壮士衔枚听传令，边鸿敢傍阵云飞。”二：“春天罢清笳听凯歌，行营细柳拂彫戈。征人尽道从军乐，城上黄云喜气多。”三：“天兵十万拥貔貅，紫塞年年大有秋。不是颉羌求款附，为君唾手取灵州。”四：“正塞从来豫虜谋，好将忠赤报衙头。速修朝覲趋丹凤，乞汝河十二州。”五：“王畿诸将戍沙场，亦有家书寄雁行。不说边庭征战苦，侍郎恩意似汾阳。”六：“丈八蛇矛锦甲新，虬须虎颈汉将军。弯弓盘马当牙帐，双发鸣髯入塞云。”七：“控弦十万汉蕃兵，行鼓分屯细柳营。白面元戎心似铁，不教疒羌骑近长城。”八：“崆峒猛士射雕远，三石雕弓月样弯。为问辕门何似勇，划骑生马注南山。”九：“招马红旗绣浪开，战鞞百面打春雷。南山万仞阴崖险，似箭红尘一溜来。”十：“宿麦斜桑满塞垣，弯弓不复射游魂。华戎说罢干戈事，万岁山呼荷至尊。”十首颇有古作者风，旧得之杨志行待制，所惜其人不著，故录之。

陆秀夫抱幼主沉海，诸公作挽诗，惟盛元仁一章为冠：“紫宸黄阁共楼船，海气昏昏日月偏。平地已无行在所，丹心犹数中兴年。生投鱼腹不见水，死抱龙髯欲上天。板荡纯臣有如此，流芳青史更无前。”盛号虎林。

吴琳禹玉号存吾，履斋之子，书法奇逸，诗亦高胜。早年倅婺，题诗鹿田西寺壁云：“为从吏隐招提宿，相望城中隔几尘。云暗雨来疑是晚，山深寒在不知春。锄松得石添幽径，接竹通泉隔近邻。此去又寻三洞约，初平应怪我来频。”“在”字元作“重”，既去之，明日，遣小吏持片纸覆其上。予以至治壬戌，与张子长游寺中，时亦春深雨寒，冥坐云雾中，尝作志道其事。后数年为定量城录事，舍馆存吾故第，其孙镛子彦出家集，乃缺此篇，因写遗之，并和一章云。

尝见何欽无适好写竹，赋云：“稜栾兮娟娟，玉立兮露寒。翠青葱兮苍蔚，凤鸾舞兮琅玕。风之来兮天之庭，过岩谷兮韵秋声。金琐碎兮满地，日晖晖兮净明。若有人兮凛高节，历岁寒兮傲霜雪。我欲从之兮路绝，隔秋水兮共明月。”词旨清绝可爱。後阅赵石泉道士诗集，载此篇，云是海陵王崕山父作。近见一隶字大书石本，崕所书者，题作《清凉寺竹赋》云。

韩魏公手书《早夏》三诗，备萧散闲适之趣，《安阳集》所无，今录于後。二绝句云：“脱帻吏休後，凭轩风快馀。瀑泉增濑急，新叶补林疏。”“暑初水热，观阁进轻凉。果熟愁枝重，荷生觉渚香。”律诗云：“十里溪源注北塘，贮成宽碧澹泱泱。新蒲弱荇参差绿，去鹭来凫断续行。一缆轻波摇鹢舸，满罾斜日晒鱼梁。使君思拙无清梦，高柳阴成草自长。”

杜牧之《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死》诗云：“将军独乘铁骢马，榆溪战中金仆姑。死绥却是古来有，骄将自惊今日无。青史文禅争点笔，殊门歌舞笑捐躯。论证知我亦轻生者，不得君王丈二殳。”依智高陷康州，守臣曹覲死之，元厚之哀诗云：“转战谯门日欲晡，空拳独自把戈鈇。身垂虎口方安坐，命在鸿毛更疾呼。柱下臬卿存断节，袴中杵臼得遗孤。空馀三尺英雄气，不愧山西士大夫。”刘後村谓二诗可并驱。嘉定中，金人犯蕲黄，蕲守李诚之茂钦、黄守何大节立可死之。後村有《闻二守臣讣》诗云：“初闻边报暗吞声，想见登谯与虏争。世俗今犹疑许远，君王元未识真卿。伤心百口同临穴，极目孤城绝救兵。多少虎臣提将印，论证知战死是书生。”“何老长身李白须，传闻死尚握州符。战场便合营双庙，太学今方出二儒。史馆何人徵逸事，羽林无日访遗孤。病夫畴昔曾同幕，西望关山涕自濡。”词气无愧前诗，亦平日爱其作而摹拟之也。宋宁宗纪书此事云：“何大节弃城，李诚之死之。”後村《答傅伯成谏议书》极辨何公初护官吏士民过武昌，复自还黄固守，半月城破，为虏骑拥入大江以死，而逃死吏民诬以遁。疑远之句，为何发也。茂钦，东阳人，予尝并载何事于《敬乡录》。

龚开圣予工诗，善画马，篆隶亦奇古，每画题诗于後，尝见三幅皆佳。《高马小兒图》诗云：“华骢料肥九分半，童子身長五尺饶。青丝鞚短金勒紧，春风去去人马骁。莫作寻常厮养看，沙陀义兒皆好汉。此兒此马俱可怜，马方三齿兒未冠。天真烂漫好容仪，楚楚衣装无不宜。岂比五陵年少辈，胭脂坡下逗轻肥。四海风尘虽已息，人材自少当爱惜。如此小兒如此马，它日应须万人敌。老夫出无驴可骑，乃有此马骑此兒。呼兒回头为小驻，停鞭听我新吟诗。兒不回头马行疾，老夫对之空啧啧。”《黑马图》诗云：“八尺龙媒出墨池，昆仑月窟等闲驰。幽州侠客夜骑去，行过阴山鬼不知。”《瘦马图》诗云：“一从云雾降天关，空尽先朝十二闲。今日有谁怜瘦骨，夕阳沙岸影如山。”

张公翊《清溪图》，画池阳清溪也。郭功甫题五绝句，有“唯欠子瞻诗”之语，遂求东坡为赋《清溪词》。苏公复令某示秦少游，写小杜《弄水亭》诗。其後自元丰以来，诸贤题咏甚多，真迹在金华智者寺草堂，盖宋季王佖元敬使君得之。易世後，其家以售于寺。坡公作词之後，有长乐张励深道长句

，知识化苏体亦佳：“九华郁兮江南山，清溪下兮贯山间。江北鹭兮溪东旋，浊汤汤兮清漫漫。山几转兮水几盘，近交臂兮远不。决天末兮浮云端，齐之山兮秋之浦。景晦明兮气吞吐，草木蓊兮媚林莽。绣屏张兮翠绡舞，深窈窕兮掩幽坞。雨吟猿兮风啸虎，下凫雁兮泳鲂★。商之樯兮渔之罟，互出没兮更散聚。樵有舍兮梵有宇，云岩阿兮棘樊圃。翠连薨兮岸之浒，弄潺湲兮棹容与。中横绝兮梁为渡，隐孤城兮其西去。春之朝兮秋之夕，风既清兮月又白。遐矫首兮俯陈迹，携佳人兮不可得。空远望兮中感百，思悠悠兮情恻恻。怅兴亡兮怀今昔，独兹溪兮无终极。嗟夫人兮摆尘滓，遥徜徉兮玩山水。移山川兮置窗几，手舒卷兮千万里。辔余车兮秣余马，往其从兮山之下。柅吾舟兮泛清泻，乐鱼鸟兮放林野。愿未适兮胡为者，聊寓言兮公墨画。”励尝为江淮制置发运使，名字见王明清《挥尘录》。吾乡时天彝复作後词，自谓非敢僭追老仙，聊自寄其耿耿，并录于此：“予悲时俗之汨汗兮，欲往睨乎鸿蒙。托刚风而上浮兮，恐毳羽之不丰。乃有启予以幽状兮，繚陁岷其透迟。敛千嶂于掌握兮，哀百派于一卮。修梁横绝兮平涨淼瀾，重弯回复兮众渔四来。突空明兮卧鲜激，予精壮而神注兮，若有聆其拏音。愿自致于其间兮，嗟道里之邈绵。萃埃盍其压顶兮，忽不料其凋年。怀庚白而莫见兮，访杜子其迹辽。虽枯馘之溃蚀兮，尚想见其宏标。托孤啸于烟月兮，委逸才于篇翰。徒飞扬于迳地兮，孰知得志之为憾。遗占毕于来世兮，徒组藻之可寻。谓厥智之殫此兮，非彼昊畴与明。方擎嵩且挟华兮，超东海而控抟。何有九华之韶丽兮，孰眷秋浦之淙潺。顾炽阳之薰馘兮，望茂树而少休。固知其异于高薨兮，聊以给俄顷之浅谋。後二子数百禩兮，宛胜践其犹白。孰使予郁邑而僚侘兮，古与今如一丘之貉。惟宇宙之旷大兮，舍夫人其谁整。何夫人之足悲兮，恐帝监之未审。予诚非其任兮，背膺胖以纾軫。因幽状之临睫兮，独默默而深省。”

史蒙卿景正《有感》诗云：“途穷那免哭，哭罢一高歌。白日催年急，青山阅世多。浮生从潦倒，遣恨不消磨。何许南来雁，殷勤掠螟过。”《即事》云：“宫花攒晓日，仙鹤下云端。自是伤心极，那能著眼看。风沙两宫恨，烟草八陵寒。一掬孤臣泪，秋霖对不乾。”黄石翁可玉《寒食客中》云：“明朝便典黑貂裘，寒食宁无数日留。烟断昔曾悲介子，火衰今不祀商丘。百年尽付风吹柳，一雨远随山入楼。安得五侯鯖到我，自修茶事度香篝。”“惨淡微茫断客魂，最难忘处最难言。南陵不可避风雨，麦饭如何托子孙。往事沧江吹白鸟，诮家铁拨送金尊。欲寻隐者相倾倒，烟柳深深不见门。”数诗词旨精深，音节悲壮，凄凉感慨之意，溢于言表，读之犹使人惻然。

叶靖逸《题岳王墓》诗云：“万古知心只老天，英雄堪恨复堪怜。如公少缓须臾死，此虏安能八十年。漠漠凝尘空偃月，堂堂遗像在凌烟。早知埋骨西

湖路，学取鸱夷理钓船。”是诗流传脍炙人口，其家月致馈于叶。又有林弓寮题云：“天意竟如此，将军足可伤。忠无身报主，冤有骨封王。苔雨楼墙暗，花风庙路香。沉思百年事，挥泪洒斜阳。”人亦称之，然已不逮叶作。近时赵子昂篇尤胜：“鄂王坟上草离离，秋日荒凉石兽危。南渡君臣轻社稷，中原父老望旌旗。英雄已死何嗟及，天下中分遂不支。莫向西湖歌此曲，水光山色不胜悲。”若古今赋词者，刘改之《六州歌头》一痊悲壮激烈。词云：“中兴诸将，论证是万人英。身草莽，人虽死，气填膺，尚如生。年少起河北，剑三尺，弓两石，定襄汉，开虢洛，洗洞庭。北望帝京，狡兔依然在，良犬先烹。过旧时营垒，荆鄂有遗民。忆故将军，泪如倾，。说当年事，知恨苦，不奉诏，伪邪真。臣有罪，下圣，可鉴临，一片心。万古分茅土，终不到，旧奸臣。人世夜，白日照，忽开明。袞佩冕圭百拜，九原下，荣感君恩。看年年二月，满地野花春，卤簿迎神。”时有淮西帅李湛和其韵，为书忠烈庙额，其词非刘此也。

方干《泊严光台下》诗，末云：“前贤竟何益，此地误垂竿。”可谓无识之言。于今侑食子陵祠，使子陵有知，必不乐也。

李商隐《隋宫》中四句云：“玉玺不缘归日角，锦帆应是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终古垂杨有暮鸦。”日角、锦帆、萤火、垂杨是实事，却以他字面交蹉对之，融化自称，亦其用意深处，真佳句也。

定量城泾县有琴高山琴高溪，俗传控鲤而升之所。每岁三月中，有小鱼数十万，一日来集，亦传以为投药滓所化。至今人待此日，尽网之，曝以为乾，味甚美。吴履斋尝赋诗和人韵云：“仙人药苗化为鱼，身虽纤细味丰腴。土人涉溪如采苻，以布为网犹恐疏。不比吴王耽嗜鲙，松江千古留腥滓。好似春茶枪与旗，俯视银条不足数。人生所乐在家乡，何必定食河这鲂。琴高仙游不可蹶，自向昆仑朝玉皇。玉皇一笑倚天末，乞与五湖任囊括。扁舟烟雨归去来，卧听鱼槎声濺濺。”予尝欲为再赋，未暇也。

鲁斋王先生，既录天台陈南塘柏茂卿《夙兴夜寐箴》，遗其友叶通斋，复载其《怀友》诗云：“携书入空山，几若与世绝。俯仰一室间，颇见古人别。良朋令人思，思君意弥切。食芹差自甘，那得共君啜。”又有《盛雪巢》一诗云：“皋夔不著书，周召不决科。端坐庙堂上，四海臻泰和。吾道固如是，后来文艺多。嗒然空山中，独抱《明良歌》。”皆知道者之言也。

毛泽民诗：“不须买丝绣平原，不用黄金铸子期。”本李贺贯休诗语。刘後村“铸成范蠡何嗟及，绣作平原未必知”，对亦佳。范蠡事见《吴越春秋》。

荆公诗：“秋日不可见，林端但馀黄。”释者谓“黄”为黄落，非也。

“黄”指日之馀辉也，故其下云：“杖藜思平野，俛仰畏无光。”

樊宗师《园记》云“虫鸟声无人”，句甚妙。黄鲁直《送王郎》诗，全用此句。又《赠黄从善》云：“鸟声无人兮，我友来即。”又手写其父亚夫《宿赵屯》诗云：“山间闻鸡犬，无人见烟树。”亦是用此意。古人于作者好语，不忘如此。

鲜于伯几初至婺，题诗于屏云：“廨舍如僧舍，官曹似马曹。头巾终日岸，手板或时操。”佳句也。

往岁过婺源，偶至江氏琅玕阁，其人出乃父所得诗卷相示，无虑百数十首，读至一首云：“诗仙长倚玉阑干，句脱尘凡妙不难。六月雪霜侵几研，一生烟火隔心肝。凤皇管遍风旋应，悲翠窗深露不乾。记得月明扶醉上，骨轻毛竖怯清寒。”洒然异之，乃王仪仲履作也，并得其所为阁记，亦佳，遂缀为一卷，题数语表之。因寻访其作，得数首，皆警拔可爱。

“求田问舍暮年意，谈道著书千古心。相如徒有四立壁，郾坞多藏数万金。园丝五色缲独茧，广奏七均谐大音。何时洼尊酌春水，笕溪石上青枫林。”（一）

“似闻梅坞夸新筑，但愿柴门守故山。田翁有酒饮辄醉，钓船无鱼空复还。半生堕落忧患界，万事元在鸿濛间。绳床坐了一小劫，纵有天梯何用攀。”（二）

“牛羊蠢蠢泽中道，荠麦芃芃霜後村。朔风作恶吹破屋，落叶不知深拥门。尽欢水饮而菽食，随缘女嫁并男婚。平生四海习凿齿，茗碗风炉相对论。”（三）

“五月苹花思渺然，绿波忆荡浦西船。宁穿布袜青鞋底，不醉琵琶绿茧弦。山郭莺啼春又暮，萧斋人静澹无烟。一言满慰三年别，借枕风前对榻眠。”（四）他皆类此。

大德中，有谢文质海牙者，为浙东廉访佾事，性嗜酒，不饮则临政精明。市日者某，形貌长大，每饮引与对坐，不交一谈，亦不与之酒，醉则取剑抚弄，众避匿乃已。尝分司舟回，二书吏从，未至城数里宿，夜中，月明兴动，潜起登岸，题一诗酒家壁云：“修云淡淡抹山眉，野水人家半酒旗。应是小梅开未了，小舟撑月过前溪。”去入山麓小寺，登楼撞钟，僧皆惊起，谢踞禅床，大呼索酒，贮以木桶，跪僧于前，以一白酌竟，击僧顶，置其上，酒尽困睡，僧不敢去。天明，舟中失谢所在，遥见垩壁题字，书吏识之，迹其所往，逢道上樵者言寺中扰扰状，趋视，则谢犹未醒，须臾，驺从至迎之，乃去。

东坡自黄移汝，别子由于高安，过瑞昌亭子山，题字崖石，点墨竹叶上，至今环山之竹，叶叶有墨点。景定中，王景琰主瑞昌簿，移植事，扁其堂曰

景苏，盖簿东坡夜宿处也。吾乡横山丘一中，为江州添倅，记其概。一时多赋诗者。僧道璨《无文》诗云：“一叶复一叶，也道几翻覆。一点复一点，书墨要接续。亲见长公来，一节不肯曲。见竹如见公，北麓能不俗。回首熙丰间，几人愧此竹。翰墨直枝叶，点化到草木。长公有深意，此事付北麓。”语虽直致而意佳。北麓，景琰号也。丘记未见。其遗藁有《答主簿短启》，中有云：“移来三两竿之清风，拈起三二百年之公案。所恨无米之笔，十丈卷船；何当登景苏之堂，一尊酌月。”亦为里人所传诵云。

佛家记李习之问道药山，惟俨禅师作偈曰：“炼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函经。我来问道无馀语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”按习之文集有《去佛斋文》，卫道之意，不畔韩公。平生不甚作诗，止有《戏赠》一首“县君好砖渠”云云，语尤浅拙不类，必依托者为之也。独吏部行状云：“及长，读书能诗也。”生之所习，此语却非，一时不自觉耳。

杜老《兵车行》：“长者虽有问，役夫敢伸恨。”建党读之，不过以为漫语而已。更事之余，始知此语之信。盖赋敛之苛，贪暴之苦，非无访察之司，陈诉之令，而言之未必见理，或反得害。不然，虽幸复伸，而异时疾怒报复之祸尤酷，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。“虽”字“敢”字，曲尽事情。

文文山死节，诸公伤悼之作佳者，如邓中斋光荐诗云：“忆公泪县河，九地无处泻。想公骑赤龙，请命苍梧野。世人醉生死，翻笑独醒者。焉知千载英，精爽皎不夜。义士无废兴，时运有代谢。念昔丧乱初，公骑使君马。奋袂起勤王，慷慨泪盈把。须臾三万众，如自九天下。灯棋书檄交，笑语杂悲咤。捧土障洪河，一绳维大厦。至哉朝宗性，百折终不舍。身北冠自南，血碧心肯化。颜钩凛忠劲，杜诗蔚骚雅。晋阳骨肉冤，东市刀兵解。精诚揭天日，气魄动夷夏。丈夫如此何，一死尤足怕。田横老宾客，白发馀息假。有时梦岩电，意悟当飘洒。非无中丞传，杀青自谁写。魂归哀江南，千秋俎乡社。”又《赞画像》云：“目煌煌兮疏星晓寒，气英英兮晴雷殷山。头碎柱而璧完，血化碧而心丹。呜呼，论证谓斯人，不在世间。”李养吾明通题《吟啸集》云：“南人不识两膝贵，曲摺百态卑且劳。斯人护膝不护头，故以颈血沾君刀。蟠胸孤愤擘不碎，杀气千丈缠旌旄。援桴亲鼓尽南海，背水更用蜚丁鏖。俘来吮血语神语，咄咄尚与天争豪。须臾赤日减颜色，玄云莽莽风飏飏。或言巨灵收拾付真宰，读罢拊臆生长号。又言丰隆列缺对愁绝，疾指玉鞭鞭六鳌。雨瓢倒翻水怪舞，斗枢横轧天籁号。怜伊肝胆苦复苦，亦见曩昔真《离骚》。劫灰满地莫挂眼，蓬菜虽远容轻舸。长驱疠鬼尚堪战，假说闲未许飞仙遨。乃言兴废在尔不吾与，吾死吾主吾焉逃。鲁叟闻言拍手笑，斯人《六经》为骨为皮毛。斯人卷取《六经》去，空将贗本传兒曹。”黄诚性云：“三百馀年乐育恩，晚从科目

得斯人。崎岖岭海期年国，零落氈毛万死身。诸葛未亡犹有汉，包胥欲泣更无秦。挑灯慷慨歌《梁父》，鬓发萧森卜双鬼神。”皆可传诵。谢皋羽《挽诗》：“落日沈沧海，寒风上蓟门。雨青馀化血，林黑见归魂。”异忘其首尾四句尔。皋羽又有三诗为文山作，亦感激悲痛。其一《结客行》云：“结客卫京师，弃家南斗陲。相看各意气，欲取辽阳归。事左脱身去，岂为无所为。家藏楚王子，手执五陵兒。泣奉先主令，白旄彘天麾。鞭尸讎必报，函首捷终驰。力尽志不遂，以死谢渐离。”其一《邳州哭》云：“邳州哭，井水竭。去年哭母瘴海热，今年此日来邳州，母死未禫子为囚。邳州土泾泪长在，化为苍苔色不改，雨洗离魂归瘴海。”其一则任士林叔实所作。《谢翱传》云：“翱晚登子陵西台，以竹如意击石，歌《招魂》之词曰：‘魂来兮何极，魂去兮关水黑。化为殊鸟兮，有味焉食。’”盖谢尝义从公，故尤不能忘情也。

方岳巨山《咏史》：“堪笑张华死不休，谩精象纬古无俦。中台星折何曾识，祇识龙泉动斗牛。”张华“堪笑平生血溅衣，但知忠义未知几。命关鬼质缘何事，年及县车自不归。”颜真卿“笑”字改作“叹”字，可也。命意甚佳。近见牟应龙成父二诗亦类此：“伏波垂老困壶头，正坐功名意未休。为问是翁夸矍铄，何如老子得遨游。”马援“长源锐意偃佺齐，晚节还为富贵迷。幸自山中足煨芋，何须禁里觅烧梨。”对偶尤工。

阎子静初挟其乡人书至京谒贾仲明，以梅枝拄杖为献，适姚公茂诸人至，贾因见阎道其故，诸公令赋《梅杖》诗，阎即赋云：“斫取江南万玉柯，春风入手惯摩挲。较清邛竹能香否，斗品鸠藤奈俗何。声破梦回霜满户，影随诗瘦月横坡。人言功在调羹上，不道扶颠力更多。”诸公延誉，遂知名。

友人叶审言家茂孙应时手写五言律诗十八首，自荆江入蜀止石头城，盖规摹老杜者。应时字季和，馀姚人，游殊吕之门。庆元中，宰常熟县，为子游立祠，殊子作记者。殊子尝称其《湖山》诸诗，语意清远，岂此等邪？今录数首于後：“日落风更起，江头船不行。凄凉大夫宅，萧瑟故王城。一醉重楼晚，千秋万古情。愁边动寒角，夜久意难平。”《归舟晚泊》“落照久未夕，断云低不飞。孤舟上水急，归鸟度山微。萧飒天涯鬓，淋浪醉後衣。凭阑一笑去，客梦转头非。”益昌僧寺静境轩“小饮不成醉，清谈多所欣。秋声摇落日，野色荡寒云。心事长千载，腰围更几分。西风丛桂发，倚槛得相闻。”武担山“西台在何许，秋草暮云间。十亩有馀竹，一窗无数山。望远足离思，忧时多苦颜。相看终惜醉，更挈酒瓶还。”武担西台“今晨明客眼，桃杏照江红。鸟啭苍山曲，人声翠竹中。独游空远思，一笑负春风。便想荆州重，簪花醉渚宫。”《新滩见桃杏书事》。殊子又称其《子陵仲弓》二绝甚佳。《子陵》诗见後《钓台》诸作中。《仲弓》诗云：“清独无心陈仲弓，圆机聊救汉诸公。

末流不料兒孙误，千古黄初佐命功。”王厚斋《困学纪闻》云：“孙烛湖其号也。”

刘因梦吉《咏蔷薇》诗：“色染女真黄，露凝天水碧。”又《蔷薇酒》诗，亦用下六字，常爱其佳对。李思衍昌翁亦有一联云：“土暗尘昏天水碧，风惊雨过女真黄。”未知孰先後也。李又有“鬼火光中遗石马，仙盘柱下泣铜人”句，对亦工。

吴兴姚式子敬手写高颜敬《尚书绝句》一卷，皆佳。“北来朋友不如鸿，几个西飞几个东。多少登临旧楼观，阑干闲在夕阳中。”过京口“二千里地佳山水，无数海棠官路旁。风送落红换马过，春光更比路人忙。”过信州“雷声驱雨转山西，山腹云根似削齐。日暮牧兒归不得，料应白水涨前溪。”《弋阳》“仰有岚光俯有溪，轩窗初不计东西。云峰雨岫安排定，松竹林林自整齐。”拍洪楼“山腰涧曲垣，百怪老树龙蛇蜿。山翁有时抱琴至，雪霁明月开北轩。”(一)“溪头白鹭来相安，溪上红桃雨打残。满目云山为谁好，一川晴色上楼看。”《满目云山楼》“古木阴中生白烟，忽从石上见流泉。闲随委曲寻源去，直到人家竹坞连。”《即事》“鸡鸣上马戴星还，邻近人家见面难。一度相思一回首，二千里外得相看。”(二)“并行沿隄步晚晴，野香牵引过林垌。谁知却是江南梦，寻到西曹夜直。”《寄友》“草色琅玕逼两楹，早阴才过午阴晴。斜阳又送西轩影，一就移床待月生。”《济州道庵》子敬为人修洁，词翰皆工，此卷作行草，尤可爱。

柳柳州云：“微风一披拂，林影久参差。”陈简斋云：“微波喜摇人，小立待其定。”语有所自，而意不同。

《题赤松》诗，舒道纪最佳。见下卷。唐人如皎然曹唐二绝句，亦可喜。皎云：“绿岸朦胧出见天，晴沙沥沥水溅溅。何处羽人长洗药，残花无数逐流泉。”曹云：“共爱初平住九霞，焚香不出闭金华。白羊成阵难收拾，吃尽溪连苜蓿花。”吾乡谈赤松题咏者，未有人拈出也。

陶公《归去来辞》：“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”下复云：“景翳翳以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。”系松于径荒景翳之下，其意可知矣。又好言孤松，如“冬岭秀孤松”，如“青松在东园，众草没其姿”，下云“连林人不见，独树众乃奇”，皆以自况也。人但知陶翁菊爱而已，不知此也。

李商隐诗：“玉桃偷得怜方朔，金屋妆成贮阿娇。”以东方朔为方朔，人以为病，若用臣朔字自佳，乃传语也。

唐人诗云：“惟有旧巢燕，主人贫亦归。”後人沿袭用之，往往谓旧燕复来。其实燕至人家，既养雏而去，已不知其所往，安有复来之理？此类皆习於口熟，而不觉其误者也。

李伯时画《飞骑习射图》，其手帖云：“公麟元丰初点检南宫试卷毕，陪集英殿门应奉廷试，因得至卫士班，见飞骑习射拖球杨枝戏，人伟马骏，妙天下选。时乘舆幸宝津有日，督课胜负，穷景不休，故颇遂纵观。今追图大概，以奉雌堂清玩，若气势不至差俗，则丹青可屏，当蒙照恕也。元祐丁卯腊日谨题。”後又云：“第一斫鬣射，最难引弓，然多中，中者自帛而下，平截断之，射球鲜中，以飞毘故，十发三四中为精矣。”尤延之杨廷秀楼大防皆有题诗。硃文公跋云：“观龙眠《飞骑图》，及读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，因思法云秀公语，尤物移人，甚可畏也。”後人有古体诗二首，其一云《奉题太丞丈龙眠骑射图》，下有叔简字，不著姓；其一题嘉定庚午四月二十日章良能。叔简诗云：“飞球饮羽柳如截，马气横生人更杰。不作游观御宝津，骑战还应一当百。天家行乐少人知，龙眠属从天上归。意象惨淡研精微，曹霸以来无此奇。壮夫披图双泪垂，时危那得生致之。”章诗云：“禁营貔虎天厩龙，技痒不奈刍粟丰。闻道宝津尝扈驾，前期踊跃矜骁雄。红绡低系柳枝碧，满满弯弓斫鬣射。偶然穿叶未为奇，截下红绡方破的。采绳长曳采球轻，闪烁眩转如奔星。弦头霹雳趁马脚，回看一箭落欃枪。乌纱帽稳春衫薄，文鞞灿烂青丝络。千步场深隔九关，毕景驰驱有馀乐。李侯应奉随春官，日晏归穿卫士班。平生抵死怜神骏，绝艺那能不细看。不学阎公伏池侧，仓皇丹粉供定量索。他年乘兴试追寻，妙处祇须凭子墨。十六蹄翻意态真，罄控应节顾眄亲。当时骑士尽应尔，尚想元丰兵制新。慨今多事困供亿，养兵殆且殫民力。未闻士歌马腾槽，安得从容观戏剧。”浦江赵敬叔先购得图，後得帖，遂为完美。谓图出玉山汪季路家，缺二马及杨楼诗，盖为人裁取别作卷也。考《续通鉴长编》，嘉定二年己巳五月丁巳，御史章良能同知枢密院，六年癸酉夏四月丙子参知政事，明年二月薨，此诗在政府作也。又绍熙元年庚戌秋八月，校书郎王叔简与礼部侍郎李巘、著作郎邓驷同检视刘季荣所造新历，叔简必王叔简也。所谓太丞及雌堂称太守，不知为何人也。尤杨楼有集，诗不录，王章二作皆佳，不以能诗名，故表而出之。

韩魏公赋《喜雨》“须慰满三农望，收敛神功寂似无”，足以覘其相业。李邦直《沂山祷雨有应》诗云：“南山高峻层，北山亦嵒峩，坐看两山云出没。来伤驱，归如呼，始觉山中有神物。郁郁其焚兰，坎坎其击鼓，祝屡云云巫屡舞。我民无罪天所怜，一夜雷风三尺雨。岭木兮苍苍，溪泉兮泱泱。云散诸峰互明灭，东阡西陌农事忙，庙闭山空音响绝。”状事造语极佳，然其意则本妇翁而衍之者也。公又有“雨匀春圃桔槔闲”之句，邦直“农事忙”句，亦反而用之也。

时天彝诗，见下卷。其书《唐百家诗选》後诸评，深知唐人诗法者也，悉

录于後：

薛稷诗，明健激昂，有建安七子之风，不类唐人。其字伟丽亦称之，不自珍惜，附丽匪人，至汗斧钺，为士君子所戒。有才而无学，良不可哉。

孟浩然高抗有节，一时豪杰翕然慕仰，非特以其诗也。张承吉云：“孟简虽持节，襄阳属浩然。”所以自处者如此。而韩愈方讶其不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卢象开元时人，诗亦清妙，要非後来所及也。第一卷。

高适才高，颇有雄气，其诗不习而能，虽乏小巧，终是大才。岑嘉州与子美游，长於五言，皆唐诗巨擘也。第二、三卷。

自储光羲而下，王建崔颢陶翰崔国辅皆开元天宝间人，词旨淳雅，盖一时风气所鍾如此。元和以後，虽波涛阔远，动成奇伟，而求其如此等邃远清妙，不可得也。第四卷。

王昌龄尤所宝玩。李颀於诸人中尤有古意。戎昱稍为後辈，多军旅离别之思，造语益巧，用意益浅矣。第五卷。

此卷十四家，予所有者，独李嘉祐集。杨衡雍裕之见《十贤集》中，往往皆律诗，盖小才也。余人多有奇语，沈千运王季友尤老成赵微明最为不显，挽歌长别之句，使人三叹，虽当时作者，不能过也。第六卷。

大历後，李纾包佶有盛名，叔伦士元从容其间，诗思逸发，於绮丽外仍有思致，非馀子所及也。第七卷。

钱起屡擅场，《江行》百篇，韵短意密。卢纶与李益中表，唱酬交赞，在大历十才子中号为翹楚。司空文明结思尤精，如“前途欢不集，往事恨空来”，令人三叹不已。第八卷。

皇甫冉鲍防二张诗，在唐中叶，所谓铁中铮铮者。冉及张登耿漳有全集，李端于《武陵集》，钱塘陈氏刊行，才各百馀首，仅是断藁耳。第九、十卷。

文章尚论其世，长孙佐辅贞元前人，要为有一种风气。五窦诗存者惟《联珠集》。叔向诗弥佳，传弥少，草木飘风之叹，不其然乎？羊士谔刺王韦远贬，亦有气节。《十贤集》，士谔亦在其中。第十一卷。

杨巨源始与元白学诗，而诗绝不类元白。王建自云绍张文昌，而诗绝不类文昌。岂相马者固不在色别乎？巨源清新明严，有元白所不能至者。建乐府固仿文昌，然文昌恣态横生，化俗为雅，建则从俗而已，驯致其弊，便类聂夷中。第十二卷。

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将相之重，声盖一时，其诗宏毅阔远，与灞桥驴子上所得者异矣。刘言史有小说行於世，其诗铺张甚富，而咀嚼少味，正似其小说，独《竹间梅》二十八字，清洒可爱耳。第十三卷。

宪宗将吐突承璀，李绹白居易争之甚苦，仅能略出之。淮南李涉探上意，知承璀恩顾未衰，遽上言兵不可罢，承璀亲近信臣不可出。知匭使孔戣责诮不受，涉行货於他径，达之上前。戣奏涉奸罔滔天，遂被远贬。其为人如此，而诗句清熟，有足赏者，世方以言取人，果可信乎？第十四卷。

卢仝奇怪，贾岛寒涩，自成一家。张祐乐府，时有美丽。赵嘏多警句，能为律诗，盖小才也。硃庆馀，张籍门人，传其诗法，然独以《闺怨》一篇知名于时，此集乃不录。于鹄曹唐，仅如候虫之自鸣者耳。第十五卷。

许用晦工为七言。项斯亦师张水部，自以字清意远匠物为工，然格律卑近，渐类晚唐矣。至李频，则真晚唐也。第十六卷。

两卷十八家，多大中以後人。施肩吾最为富丽，李楚望结思尤清，高蟾工为绝句，然无甚高论矣。李君玉特为令狐綯所知，前後集十卷，亦多可称者。薛大拙高自位置，诃骂前作，以是为有识所贬，至其妙处，纤秣间作，亦不可诬也。陈雍二陶薛逢崔涂之流，皆慕为组丽，百[B11]一豆，时亦见之。第十七、十八卷。

三刘二曹，如负蜃升高，虽穷智力，要为有限。崔鲁粗有法度，玄英荀鹤插陋已甚。退之所谓蝉噪，非此也邪？第十九卷。

子华致光，著名晚唐，俱直翰苑，以文章领袖众作。方昭宗时，君邪内讷，凶顽外擅，致光间关其间，执义弥坚，如不草韦昭范诏，凛然有烈丈夫之风，非子华所能及也。然其诗过於纤巧，淫靡特甚，不类其所为。或言《香奁集》和凝所作，误归之致光，岂信然邪。第二十卷。

老杜“佳人雪藕丝”，“雪”字盖本《家语》“以黍雪桃”，注者皆不知此。又凡作诗难用经句，老杜则不然，“丹青不知老将至，富贵於我如浮云”，若自己出。

老杜七言长篇，句多作对，皆深稳矫健。《洗兵马行》除首尾及攀龙附凤云云两句不对，司徒尚书一联稍散异，馀无不对者，尤为诸篇之冠。韩公长句皆不对，其体正相反。

崔鷗德符，崇宁後，监洛南稻田务，尝送客会节园，时梅花正开。明年，监修大内阉官容佐，取以为景华御苑。德符不知，春晚复骑瘦马与老兵来游，坐梅下赋诗云：“去年白玉花，结子深枝间。小憩藉清影，深颯啄微酸。故人不可见，春事今已阑。绕树寻履迹，空馀玉花斑。”次日，佐入园，见马粪，知为德符，且怒其未尝见己，即具春天，劾以擅入御苑，勒停。家贫，传食诸人家，久而後归阳翟。洪氏《随笔》载其事，以为马永卿尝载《嬾真录》中而未见。今考马录正同，特以为在定量和中者，当是刘克庄。潜夫尝赋梅云：“东君误执花权柄，却忌孤高不主张。”忤史相弥远，不得迁。又有诗云

：“梦得因桃数左迁，长源为柳忤当权。虽然不识桃和柳，却被梅花累十年。”又云：“一联半首致魁台，前有沂公後简斋。自是君诗无警策，梅花穷杀几人来。”按诗人坐梅见累，无如德符，而潜夫不及之者，恐未闻尔。

东坡《送别子由》诗云：“登高回首坡陇隔，时见乌帽出复没。”模写甚工。异时记凌虚台，谓见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，累累然如人之旅行於墙外而见其髻也，盖同一机轴。

李明通养吾《红梅》诗云：“月香水影眩锦画，冰魂雪骨酣华春。神仙狡狴本玩世，处干游侠聊惊人。怒艷不顾杀气横，忠赤自与晴曦亲。山林著汝吾未许，绛衣殊褻麈缁尘。”盖寓意有所指也。《楮衾》诗亦佳：“相亲赖有楮先生，雪与阳春指顾成。狐白温温疑伯仲，龟纹隐隐见纵横。夜阑更作封章梦，晨起犹闻展卷声。垂老未忘钻故纸，三生习气太分明。”

吾乡兰溪，去城三十里，其地名白雁，次则望云山与建德接境。建德之镇山曰乌龙，旁一港通分水县，先君尝诵乡人赵叔嘉左藏说有人赋诗一联云：“乌龙分水去，白雁望云来。”可谓精确，惜不得全篇。

钱塘李道坦坦之，早岁入道洞霄宫，学文於隐者邓牧牧心，盛为所称许。有叶林玄文者，亦隐山中。二人既没，坦之遂出山。大德中，留兰溪，与予极相得，时时诵叶邓诗。邓有《奇友》诗云：“我在越，君在吴，驰书邀我游西湖。我还吴，君适越，遥隔三江共明月。明月可望，佳人参差。笑言何时，写我相思。知君去扫严陵墓，祇把清尊酌黄土。浮云茫茫江水深，感慨空劳吊今古。孤山山下约陈实，联骑须来踏春色。西湖千树花正繁，莫待东风吹雪积。有酒如澠，有肉如陵。鼓赵瑟，弹秦筝，与君沉醉不用醒。人生行乐耳，何必千秋万岁名。”叶公诗，如：“金粟花前风细细，宝阶地上月辉辉。梦回不属红尘境，凉露满衣人醉归。”他警句如：“芙摇风柳挂月，醉来健倒梨花堆。千百春鋤一株树，野田吹下雪花风。”皆佳。戴锡祖禹能诗，因牧心推奖，遂知名。送《白湛渊教授定量城》云：“乘闲为我吊李白，醉卧江连不复醒。当时锦袍照绿水，今日孤坟秋草生。”人呼戴绿水。又《赋白马图》云：“当时超逸真绝伦，皎如玉龙上天门。朝驰峻坂飞足练，暮浴深渊浮素云。四蹄饱踏咸阳月，满身犹带燕山云。祇愁玄雾閼雄姿，未许清尘汗汗血。”人呼戴白马。《送牧心》云：“去年别尔雁南征，今年迎尔春水生。我心思尔如江水，回波相续无穷已。君如鸿雁早惊霜，方逐长风度千里。”《次韵壬理得往昔行》云：“美人昔爱唱《伊州》，少年未解人间愁。五侯系马春日暮，白云绕梁花满楼。同游星散乐难得，重逢却怪旁人识。花随尘土暗芳菲，凤闭樊笼摧羽翼。不须感旧为凄然，梦境悲欢能几年。君看古来歌舞地，梁园金谷成荒田。”读此可信。牧心尝客会稽王修竹监簿所，有陈观国用宾送其《出陶山》诗

，亦佳：“青山无送迎，幽人自来去。落叶若相送，卷卷及行屐。檐端有孤云，仍为守其处。落叶惜人不在山，孤云尚期人再还。斯人可期复可惜，我处落叶孤云间。”谢翱皋羽善古诗文，牧心与之善，其卒也，为作传云：“初与之论文不合，後乃相推敬。牧薄游山水间，君病笃，望牧不至，怀以诗云：‘谢豹花开桑叶齐，戴胜{廿干}生药草肥，九锁山人归未归。’盖绝笔之作。”前辈风致如此。今坦之既不可复见，姑录所记忆者于此。

坦之作《杜鹃行》云：“吾闻昔有蜀天子，化作冤禽名杜宇。一身流落怀故乡，万里逢人诉离苦。西来纵呼巫峡间，楚台花落青春阑。台中魂梦久寂寞，行云日暮愁空山。明朝复向潇湘发，北叫苍梧江竹裂。竹间之泪花上血，忽入东风俱不灭。天涯无穷朝暮啼，王孙草绿不思归。哀哉王孙终不归，江南江北杨花飞。”时年二十馀尔。逮从邓公，日益精进，其歌行最为流丽，尝言学诗必以李杜为宗，唐律四十字、五十六字，成一片文章，岂可以闲冗语填之。大凡诗一字未佳未稳，必有一字可代，思之自当得也。在兰江时，尝手写一帙留予家。至大戊申别後，寄友三诗，一以与予曰：“拂袖行歌归故乡，相思又是一星霜。梦回江上秋枫杳，愁入天涯春草长。书问久淹嗟契阔，诗章时读慰凄凉。知君亦有逍遥兴。肯学征鸿为稻粱。”又《送人归严陵并寄予》云：“官车一两马并驰，送君朝出城门西。投觞誓河以为别，东流到海无还期。云间挂冠归故里，河上停帆谢游子。不愿松江食巨鲈，甘向桐川钓寒水。子陵昔钓川之侧，百尺高台犹屹立。斜日归舟系石根，稽首清风无愧色。金华洞天深且幽，神仙牧羊松下游。故人吴君仙者俦，高卧岩屋秋浮浮。兹山相邻尔睦州，山翠俯压城南楼。吴君之家某水丘，尺书欲烦亲手投。一见足写平生忧。”坦之素善书，予爱之，尝裒其手写者一卷，为人窃去，仅存一幅，二诗皆佳。《高将军白鹞子歌》：“淮西猛士高将军，新获骁领取被凉素。调之弗顾情未狎，跨马臂出城东云。征鸿作字云边斜，耸身直上谁能遮。天寒日莫望不见，北风万里吹瑶花。云飞忽断鸿飞却，短草长烟际沙漠。但馀孤色摇清秋，未许纤毫生碧落。归来珍卫不解鞚，亲手喂肉供饥喉。英雄遇合固有分，可惜惊尘俱雪头。”其一《李白酒楼歌》：“溧阳酒楼春水涯，白也系马楼东家。千金醉尽不复顾，犹吹玉笛引吴娃。日斜楼外东风起，春愁满眼杨花里。高歌一曲下楼去，传徧江南数千里。锦袍绿水迷踪迹，月落空梁照颜色。江头尽日不见人，楼上几年无此客。倚阑仰看西飞云，胡为不饮愁其身。即今寂寞千年後，论证酹青山山下坟。”他皆类此。警句如：“落日中原小，悲风易水寒。”尝自言以此诗寄邓，善之，邓借以为己作。“凡物皆归土，深山始见天。”《落叶》“城南草绿王孙去，江上花飞燕子来。”“清江百曲秋花底，渔火孤村暮雨中。”“芙蓉水碧双凫冷，苜蓿秋高万马肥。”不可胜录也。

严陵钓台咏甚多，自范希文黄鲁直三绝句後，殆难措手。戴复古诗亦为人所称道，此外所见尚有佳者，《钓台集》所未及。王厚斋记孙烛湖应时作云：“簿书流汗走君房，那得狂奴故态降。努力诸公了台阁，不烦鱼雁到桐江。”吾乡陈子象《庚谿诗话》中记不知名作云：“范蠡妄名载西子，介推逃迹累山焚。先生正尔无多事，聊把鱼竿坐水村。”予家有《北园吟》一编，昆山陈寿卿作一诗云：“尚父鹰扬起渭滨，《六韬》犹自佐周文。子陵岂是要君者，寇邓诸公已策勋。”先大父尝言吾乡有杨某者，好为诗，多俚率，独《钓台》诗可喜云：“虹作长竿云作饵，纤月沉钩在江底。巨鳞入手还纵之，汉家鼎小难调理。”紫岩于介翁，予早岁所师，尝记其作云：“抛却羊裘入汉庭，偶然偃卧两忘形。先生无处可伸足，太史何烦奏客星。”

○词附

《木兰花慢》柳耆卿《清明》词，得音调之正，盖倾城、盈盈、欢情於第二字中有韵。近见吴彦高《中秋》词，亦不失此体，余人皆不能然。元遗山集中凡九首，内五首两处用韵，亦未为全知者，今载二词于後：

柳词云：“拆桐花烂熳，乍疏雨，洗清明。正艳杏烧林，缃桃绣野，芳景如屏。倾城尽，寻胜去，骤雕鞍，绀幘出郊坰。风暖繁弦脆管，万家竞奏新声。盈盈，斗草踏青人，艳冶递逢迎。向路旁往往，遗簪堕珥，珠翠纵横。欢情，对佳丽地，任金累罄竭玉山倾。拚却明朝永日，画堂一枕春醒。”

吴词云：“敞千门万户，瞰苍海，烂银盘。对沆瀣楼高，储胥雁过，坠露生寒。阑干眺，河汉外，送浮云，尽出众星乾。丹桂霓裳缥缈，似闻杂佩珊珊。长安底处，高宽人不见，路漫漫。叹旧日心情，如今容鬓，瘦沈愁潘。幽欢纵容易得，数佳期动是隔年看。归去江湖叶，浩然对影垂竿。”然吴词後段起句又异，当依柳为正。

东坡《贺新郎》词“乳燕飞华屋”云云，後段“石榴半吐红巾蹙”以下皆咏榴。《卜算子》“缺月挂疏桐”云云，“缥缈孤鸿影”，以下皆说鸿，别一格也。

韩南涧题《采石蛾眉亭》词云：“倚天绝壁，直下江千尺。天际两蛾横黛，愁与恨，几时极。暮潮风正急，酒阑闻塞笛。试问谪仙何处？青山外，远烟碧。”此《霜天晓角》调也，未有能继之者。

于湖玩鞭亭，晋明帝觐王敦营垒处，自温庭筠赋诗後，张文潜又赋《于湖曲》，以正湖阴之误，词皆奇丽警拔，脍炙人口。徐宝之韩南涧亦发新意。张安国赋《满江红》云：“千古凄凉，兴亡事，但悲陈迹。凝望眼，吴波不动，楚山丛碧。巴滇绿骏追风远，武昌云旆连天赤。笑老奸遗臭到如今，留空壁。边书静，烽烟息。通轺传，销锋镝。仰太平天子，圣明无敌。蹙踏扬州开帝

里，渡江天马龙为匹。看东南佳气郁葱葱，传千亿。”虽间采温张语，而词气亦不在其下。尝见安国大书此词，後题云：“乾道元年正月十日。”笔势奇伟可爱。建康实录唐□□所曾者亦林湖阴云云，庭筠之误有自来矣。

欧公小词气亦不在其下，间见诸词集，陈氏《书录》云一卷，其间多有与《阳春花间》相杂者，亦有鄙褻之语一二厕其中，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。近有《醉翁琴趣外篇》，凡六卷，二百馀首，所谓鄙褻之语，往往而是，不止一二也。前题东坡居士序，近八九语，所云散落尊酒间，盛为人所爱尚，犹小技，其上有取焉者。词气卑陋，不类坡作，益可以证词之伪。

姚子敬尝手选《古今乐府》一帙，以夏英公竦《喜迁莺》宫词为冠，其词云：“霞散绮，月沉钩，帘卷未央楼。夜凉河汉截天流，宫阙锁清秋。瑶阶树，金茎露，玉辇香秋云雾。三千珠翠拥宸游，水殿按《凉州》。”宫艳精工，诚为绝唱。

“新来塞北，传到真消息。赤地居民无一粒，更五单于争立。论证师尚父鹰扬，熊罴百万堂堂。看取黄金假钺，归来异姓真王。”又云：“堂上谋臣尊俎，边头将士干戈，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燕可伐欤曰可。今日楼台鼎鼎，明年带砺山河。大家齐唱《大风歌》，不日四方来贺。”世传辛幼安寿韩侂胄词也。又有小词一首，尤多俚谈，不录。近读谢叠山文，论李氏《系年录朝野杂记》之非，谓乾道间，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势，愿诏大臣修边备，为仓卒应变之计，此忧国远猷也，今摘数语而曰赞开边，借江西刘过京师人小词曰“此幼安作也”，忠魂得无冤乎？故今特为拈出。(1z)

○跋

元吴礼部正传集，世多抄本，独《诗话杂说》一卷，罕有藏弄者。明金华胡孝廉元瑞家，收书最富，尝跋此册及《敬乡录》云：“遍举郡邑凡有闻者，缉其制作履历，粲若指掌，下逮畸流逸客，片语只词，亦博采旁证，竟其隐伏，耳目所不及，点缀弗遗。其为力勤而用心苦矣。今去吴公仅二百载，而文辞之详邈，弗得睹南渡而上人才篇什，史乘佚而未收者，尚倚藉诸编，稍获踪其崖略。余于礼部，异世子云也，因笔于简末，以俟异世之为余子云者验之。解元端所云此书难得而可宝审矣。”邗江马君半植癖嗜异书，搜剔隐秘，购得元时刻本，方与余同辑《宋诗纪事》，获覩南宋诸贤佚唱，如王叔简、吴諒、陈仁玉、万喜、吴琳、孙应时、张劭、史蒙卿、林泳、陈柏、王仪、邓剡、僧灵一辈，叹为未有。独《敬乡录》无从访求，向晤东阳王丈鹤潭云有其书，恨未借抄以成合璧，而为元瑞之子云，余两人未敢让焉。钱塘厉鹗书。

右小山堂赵氏写本，郁君佩先所赠，惜传钞多谬，无从得维扬马氏所藏元刻正之耳。至卷内舒道纪《赤松》诗及时天彝诗二条，元注云见下卷，亦不传

，惜哉。知不足斋书。